

人不知己错

□仪征 张玉明

一直以为“肺”字的右边是城市的“市”字,就这样无知无畏地写着。直到有一天,我在黑板上板书时,一个小女孩举手说:老师,你写错了。我才如梦初醒。

还有一个“缘”字也是。记得有回考试,卷子有“亲缘”一词填空,许多孩子没写出来。订正时,我便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缘”字。刚写完,后排的大个子男孩就站起来,说我写错了。我愣在讲台上半天,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便让男孩上来写给我看。原来“缘”字的右上部是“互”字的中间部分,而我将它写成了夕阳的“夕”了。

知道这两个字的正确写法时,已经写错了许多年。若不是孩子们提醒,可能会错上一辈子。这两个错别字,对我的人生道路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已无从考证,也无心考证。我现在惴惴不安的是,还有哪些字被我写错了,而我还蒙在鼓里。

人的一生会有许多错。有的错比较浅显,很快就明白了。像学生

考试,有的一出考场就晓得错哪儿了,当场就落泪了。有的和同学一对答案,也知道了,呆坐一旁,不吱声了。最不济的,等到卷子发下来,看到老师的红叉叉,也什么都明白了。

有的错很隐蔽,无法察觉。像病毒,无色无味,无踪无迹,杀人于无形。别人可能觉得这些是小事,不值得提,提了怕引起误会和尴尬,就容忍了我们。我们就稀里糊涂地一直错。结果考试丢了分,测评少了票,晋级泡了汤。我们常常牢骚满腹,怨这怨那。恨命运不公,叹怀才不遇,却从来不从自身找原因。蛇不知自己有毒,人不知自己有错。

其实,错了也不要紧,要紧的是知错改错。改错也不难,人心向好,除了极少数顽劣不化,谁不愿改错归正、止恶向善呢?难的是如何知错?谁会告诉你错,谁肯告诉你错?

有同事晋升,大家围在一起座谈,测评一下民意。谈优点时,大家发言踊跃,场面热烈。不吝溢美

之词,乐意锦上添花。等到提缺点时,场面顿时冷清下来,噤若寒蝉,惜言如金。勉强提一点意见,也是轻描淡写,无关痛痒。只要前世无冤仇,谁会去揭人短、说人错、找人茬。

都知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我们去哪儿寻这忠言良药呢?这世间能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错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两人。小时候是迂腐较真的老师,长大后是天真无邪的孩子。至亲至爱的父母,因为舐犊情深,免不了护短纵容,不能算在内。势不两立的冤家敌手,按理刀刀要害,句句箴言。也不尽然,有面目狰狞的,有笑里藏刀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叫人难辨,也应排除在外。

丰子恺在《儿女》一文中说,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童言无忌,有话直说,眼里不揉沙子。皇帝有没有穿新装,只有他们看得真切、说得真实。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孩子为镜,可以辨真假,判对错。

闲

□山东临清 杨金坤

在学生时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学到一个生字,我总会运用联想去理解和记忆。

记得刚学这个“闲”字,我就想到:门前有树,看花开、听鸟鸣,是为“闲”。联想到这里,我顿感“闲”的美妙。再查含有“闲”字的组词有:安闲、悠闲、闲逸、闲适……成语有:闲情逸致、闲云野鹤、闲花野草、气定神闲……原来“闲”是这样美好,不仅对“闲”产生了向往,总想长大后,一定要有“闲”,一定要得“闲”,做一个“闲”人。

考学、就业、结婚、生子、买房,一晃就快一个花甲了,一路走来,才发现自己这几十年,总是在匆匆赶路。没时间陪家人,没时间旅游,没时间读一本书,甚至没时间品一杯香茗,梦寐以求的“闲”,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很羡慕清代的那个李渔,他怎

么那么有“闲”,不但撰写了一部集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种植、颐养等方面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而且还起了个《闲情偶寄》的书名,听起来好像是休闲之余偶尔写成。后来,听说了他修建“且停亭”的故事,方知那幅千古流传的对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才是他有“闲”的原因。

的确如此。在光阴的堤岸上,谁又能像李渔那样,在60岁以前,锄禾以欢、渔舟相揖,读闲书、养花草、写诗词歌赋,于名利场的来来往往中,挤出“闲”来,清风雅韵、悠然自得地生活呢?

周国平在《人生哲思录》一书中写道:“闲暇和休息是神圣的,只有劳作,没有闲暇,人会丧失性灵,忘掉人生之根本。”很喜欢“闲”的日子里,穿“闲”的衣服,听

一首首“闲”的歌曲,读一阕阕“闲”的诗词。“闲”“闲”的,渐渐褪去世俗的浮华,淡化物质的欲望,求得一份淡然平和的心境。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临皋闲题》中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很喜欢有一份“闲”心情,一个人,一只包,一条路,一段旅程,一种心情,没有任何束缚,亦没有丝毫羁绊。自由、坦然、惬意,漫漫旅途中,不再匆匆赶路,不再在乎细小的得失,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中。

更喜欢有“闲”的朋友,来我简陋的小屋坐坐,用一个普普通通的杯子,喝着不太名贵的茶。生活平淡,却不粗陋,带着几分诗意、几分满足、几分感激,迎接每天的阳光雨露。

不唯利而活,不为物所役,不迷失自己,心“闲”就好。

鱼腥草

□南京 木木

单位一师傅,特别勤快、能干,用木板围成一个个小方格,填上土,开始种菜。

大热天,师傅又躬腰忙碌了。问他种的是什么,答:“鱼腥草。”

在这样的“菜地”里能种鱼腥草?

前些日子,师傅看到我,说,可以吃了。

看着他一根根长得弯弯曲曲、浑身根须沾满泥土的鱼腥草从地里挖了出来。顿时,空气里充满了那股清香略带土腥的味道……

鱼腥草,大西南的人叫它折耳根。这是一种毁誉参半的东东,爱它的人爱得心心念念,恨它的人掩鼻弃之而去。我属于前者。

爱上折耳根的岁月已经很遥远。少时在西南山区,经常跟着小伙伴一道到山里挖折耳根和野蒜。不同

的季节里,还可以挖到各种各样的中草药……那时的我,对那些大山既崇拜又害怕,总觉得那里面藏着很多神奇而又陌生的东西……

挖回家的折耳根洗净后可热炒可凉拌。切一点儿腊肉,配上大蒜苗和西南人热爱的干辣椒爆炒,便是一道美味的折耳根炒腊肉;洗净折成段,加上酱油、麻油、醋和辣椒面,则是酸辣脆爽的凉拌折耳根。

离开西南回到江南的若干年里,一直无缘再见折耳根,直到1998年到宜昌出差,在饭桌上看到一盘凉拌折耳根。

看到这盘菜的惊喜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不知道我那不错眼珠的表情落到朋友的眼中会留下什么“恶劣”的印象。记忆中,一桌子的人都是“掩鼻弃之而去”

之类的,正好成全了我。于是,那一盘凉拌折耳根就成了我那顿饭的“独食”。当然,我也了解了一个常识:除了大西南,折耳根也是湖北人的心头好。

汶川地震后,我曾三次前往四川绵竹江苏援建绵竹灾后重建指挥部。在餐桌上又见到了折耳根!和以往我的认知不同的是,那里的人吃的不是土里的根,而是折耳根留在地面上的嫩芽。当然,于我而言,无论是根还是芽,同样都是舌尖上的美味,以致每次用餐,总是会点上一盘鲜嫩脆爽的凉拌折耳根叶……

如今,人工种植让大山里的野味成为家常,地域不再成为享受美食的阻碍,爱好这一口的人们在鱼米之多的江南也可以吃到心心念念的大山的美味……

父亲的橘情

□四川彭州 胡佑志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每当冬季来临,大批的蜜桔就上市了,而我最关心的就是蜜桔的价格了。父亲种有一片橘园,橘子的收成意味着父亲一年来的辛苦付出是否有回报。

父亲在房前屋后,开垦了一片果园,种植了64棵橘树。待橘树挂果时,正是我念高中时期。那时,村里有来收购橘子的,父亲就将橘子从树上摘下,小心翼翼地放入筐里,然后一筐一筐地运到收购点,解决了我的上学之忧。全家的希望就寄托在这片柑橘园里。

物以稀为贵,这话一点不假。村里种柑橘的农户越来越多,从每公斤两元到低至八毛。一年收获下来,除去开销,所剩无几。我劝父亲,干脆把橘树锯掉,嫁接成无核蜜桔。父亲顺势而为,不但嫁接了新苗,还嫁接了红心柚苗子。

春又去,冬又来。这批新苗在父亲的侍弄下长势良好,开出白色的小花,结出青青的小果。当果子披上橙色,甜甜的滋味就润泽到了心底。橘子收获的季节,我就帮着父亲挑一些橘子去收购点。每当换回钞票时,也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

我工作20多年后,母亲去世,只留下父亲独自一人在家。父亲依然侍弄着他的橘园,我曾几次劝父亲不要做了,身体要紧,该歇歇了。父亲却说:“我现在还能劳动,自己

摆渡

□徐州 张宏宇

时间飞逝,奔跑的青春如流水,很快就过去了。蓦然回首,已步入中年的门槛,猛然发现自己开始有了些许皱纹,有了几许白发。中年或许也是很短暂的,但在眼前却感觉很漫长,摆渡的生活,摇摇晃晃的,不知何时到达终点。

人至中年,上有白发高堂,下有娇妻幼子,唯有自己夹在中间,兜着生活这张网。人到中年,如半坡人生,曾经手里攥着一大把岁月,却还没有活成当初想要的模样。

摆渡中年,摆渡中摇摇晃晃,难免会有不稳定,手握双桨,最怕的就是倒下。中年的摆渡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扛起的责任,小心翼翼地驶向前方。我的一个同学,在广东打拼多年,去年在深圳买房,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没想到去年底单位裁员,40多岁的他下岗了,这个年龄最怕的就是失去稳定的工作,几百万的房贷需要还,孩子读书需要学费,远在家里的父母已上了年纪,需要他每月寄生活费,原本平稳的人生瞬间跌入深谷。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想哭也没有眼泪,再苦再难,也要自己扛,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他现在在一家民营的电子设备厂打工,下班后同时又

动手,丰衣足食,哪一点不好?”好几次,我拿钱给父亲,都被父亲强烈拒绝了,还说:“我的钱够用了,你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亲去橘园修剪果树,因雨天路滑,摔了一跤。送到医院诊断已是股骨骨折,吃穿都要人搀扶。我和妻子请了假,陪在父亲左右。父亲真的老了,步履蹒跚,略显花白的头发,道道沟壑布满皱纹。父亲拄着助行器,一步一步从医院走廊的这头走到那头,每走一步,就接近康复的目标。我劝他病好之后就不要再劳作了。父亲点了点头。

出院后没几天,父亲不见了踪影,待我赶到老家橘园,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佝偻着背的父亲正在橘园除草,看看这棵树又摸摸那棵树。我伸手拉着父亲要离开时,父亲突然把我推开,跪在橘树下嚎啕大哭:“橘树啊!几十年了,我和你相依为命,现在,我就要离开你啦,心里难受啊!”

我理解父亲的心情,他曾经像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不离不弃地爱护着橘园。橘树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子女上学、儿子结婚、母亲治病,所有的费用,都是橘子的馈赠。

我是吃着父亲的橘子长大的,对这片橘园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我要接过父亲的担子,让橘树继续生长、开花、结果。